

釘缸



前 言

古时候人們弄不清天旱的原因，臆想出一種怪物名叫旱魃，說是它害得天不下雨。也有人說這怪物到處尋着吃小孩。旱魃的「法宝」黃磁缸，是拿死者「遺食罐」煉成的。這黃磁缸能出無窮兵將，因而天神也無可奈何。只有土地小神化成個箍漏匠，趁機會打破寶缸，才捉住這妖怪。因而這戲重點在於土地神如何想盡辦法打破寶缸。演時應該明顯突出土地神前去打缸是有目的、有計劃的。旱魃故意調笑嬉戲是為了掩蓋身份，土地神調笑是為了打缸之後容易脫身。兩方面真真假假，在嬉笑中斗智，是這個戲的表演中心。這是個包含生死鬥爭的鬧劇。原劇中有吃煙一節，松懈乏味，所以刪去。原有五柱香一段唱詞，過於低級，但是卻有調度時間的作用，不能刪，所以改寫了。

這是根據鄆鄆戲老藝人李卜口述，又參考其他劇本整理的。

柳 風

人 物

天 神 二郎楊戩

四天將

土地神 后变箍漏匠

旱 魃 后变王大娘

場 次

第一場 違 將

第二場 釘 紅

第三場 捉 妖

釘 缸

第一場 遣 將

（四天將引天神二郎楊戩上）

楊二郎：（念）頭戴三叉（注一）身穿黃，咱是關中楊二郎；

上陣不憑人鏖戰，單憑惡犬把人傷。

（白）二郎楊戩。只因旱魃妖魔遮住天空，干旱不雨，又活吃小儿，伤害黎民。它憑的宝物名为黃磁缸，此宝能大能小，能隱能顯，能抵五雷击，能出人和馬。前日我等奉旨捉拿，排兵鏖戰，吾家难以取勝。幸喜巨灵神已在陣前將那黃磁缸撞开裂縫。妖魔逃至王家庄化作民間婦女，想必尋人釘補它那黃磁缸，我不免將計就計，命土地神前往，破了它的宝缸，再好捉拿。……唔，就是这个主意。众將！

四天將：有。

楊二郎：催勁云氣。

（自空中降到地面。土地神暗上，迎接。）

土地：接見上神。

楊二郎：站下。這是土地！

土地：在。

楊二郎：有一早魃妖魔躲藏王家庄上，弄得天旱不雨，伤害幼儿。命你前去將它的黃磁缸打破，大功成就，定有重賞。

土 地：哎呀上神，这件功果太大，小神我……

楊二郎：此箭为令。（將一令箭交土地。与四天將暗下）

第二場 釘 缸

土 地：哎呀！我乃土地。

（念）土地，土地，三分神气。

要能降妖，还得变哩。

（白）一变！（轉一个身，沒有任何变化，他自己鄭重其事的眨一眨眼。）兩变！（向同一轉身，仍沒变化，气得吹一吹胡子眨一眨眼。）三变，哎呀吓！（就地一滚，白胡变黑。站起，將黃道袍脫去，露出藍衣腰裙。他扯一扯黑色的短短的小胡子，看一看变了の衣裙，笑了。）嘿嘿，好呵！（拿起原土地的手杖举步要走却止。）咦，这象个做啥的？說是个箍漏匠吧，沒有担子？呵呀吓！（向拐杖吹一口法气，双手拿着拐杖一个倒筋斗，打入条幕內，即担出一个担子，只是缺少鑽子。）哈哈，好担子，好担子，咦，說是箍漏匠，可是沒鑽子！……令箭令箭，变成鑽鑽，呵呀敕！（向空中投去，即变作手鑽落下來。）呵嘿！我是箍漏匠，箍

漏匠就是我。

声 音：你家住哪哩？姓字名誰？

土 地：你問這咋哩？我沒家沒地，沒名沒姓，住在土地廟。

声 音：呀，說漏了！

土 地：咋咧？窮漢住廟，沒人修，不漏說啥哩。不給你們
閑訖，釘缸一回丁。

（唱崗調）

箍漏本是釘坭匠，

我担上担子游四方。

走遍天下十三省，

今日單尋王家庄，

王家庄有个王員外，

妖魔變成他的姑娘。

我佯裝不曉抬頭看，

把担子閃上兩閃進了庄。

村头上不停往街里闖，

吆喝声：釘盤子釘碗來釘缸。

（放下担子，站住，一手捂住耳朵，作出很在行的
叫喚）。纏蒲籃呵——油簸箕咧！

声 音：打这王八羔子，胡吆喝哩！

土 地：哎！你尋着招禍哩！沒拿咁家具就能做咁活呀？！还
是把本腔吆喝出來。釘盤子釘碗呵——釘眼鏡子，

（叫板）还釘缸哩！（担起担子下）

（旱魃、女子裝束，戴虛胖假面，抱黃磁缸上）。

旱 魃：（唱緊訴）

与天兵打一仗宝贝撞坏，

（白）我的黃磁缸，哎呀宝贝！是我千年修万年煉，才煉就此宝，不想前日已在陣前被那巨灵怪物撞破，單說这該如何是好？

土 地：（在內叫喚）釘盤子釘碗呵——釘眼鏡子，还釘缸哩！

旱 魃：（接唱）

忽听得箍漏匠叫喚前來，

噴口气变作了裙釵淑女，

（白）呀呀！（放火一把，去面具，露出妇女面貌）。好呀！

（接唱）

变成了王大娘走出門來。

（白）哎哟。

（轉唱銀紐絲）

王大娘懶梳裝，

忽听門外鬧嚷嚷，

開門用目望，

（土地担担子暗上）

（白）呵，

（接唱）

原是个釘缸匠，

（白）來！

（接唱）

將担子放在柴門上。

（土地將担子放下）。

（白）这是箍漏匠：你会釘缸么？

土地：唉，看嫂子你說的。你就不看我这挑的担子，挂的鐵子，穿的麻鞋，打的毡子，你就不看我明光閃閃的金剛鑽子？

旱 魃：哎哟，把你个巧舌子，快嘴子，嗚哩嗚拉一串子，你到底会釘些啥子？

土地：釘盤子，釘碗，釘缸。

旱 魃：就憑你这份家具还能釘缸呀？

土地：做活論手藝，你別看家具。要說釘盤子釘碗，我这手藝平常，唯独釘缸是拿手好活。

旱 魃：我有一个合面盆，一个腌菜缸，都是裂了一点縫縫几，咱把价錢說一說。

土地：哎，都是老主顧么，說啥价錢哩！

旱 魃：一定要說哩。

土地：不說啦。

旱 魃：不說，怕你这人打麻纏。

土地：你要說，咱就說一說。（把右手縮進袖子里，伸向

旱魃那里去)。來來來，……來么！

旱 魃：咦！你那是怎么啦？

土 地：你不是要說價錢么，咱兩個捏一捏。

旱 魃：我們婦道人家就不会捏手。

土 地：不会捏手，依你之見？

旱 魃：咱是月亮地里殺西瓜，明殺明砍。

土 地：如此嫂子，你听着：

（唱尖尖花）

不要你多來不要你少，

銅錢要你「柘榴花儿香」，

五十零五双。

五十零五双。

旱 魃：（接唱）

買一个新缸值多少？

釘一个旧缸「柘榴花儿香」，

五十零五双？

客人我不釘缸！

土 地：（接唱）

買賣不成仁义在，

还一个價錢「百朵花儿香」，

咱二人再商量，

咱二人再商量。

旱 魃：（接唱）

不与你多來不与你少，
銅錢与你「菜子花儿黃」，
二十零二双；
二十零兩双。

（將食指和中指兩個指頭伸在對方眼上，在習慣上
這是不禮貌的表示。）

士 地：你那是怎麼啦？

旱 魃：給你還價錢哩。

士 地：你那是糟踏人哩，挖人眼窩哩！你還價錢哩，我看
見你了！

旱 魃：你看見我啥了？

士 地：我看見你不是買主！

（唱五更）

氣得我臉發黃，
我遇見賊婆娘！
担子放在肩膀以上，
我另到別處去轉鄉。
（他担起担子要走，却被拉住）

旱 魃：（唱崗調）

王大娘扯后箱，

開言再叫箍漏匠，
你要多少給多少，
為何跑得這樣慌。

士 地：絆，絆！（放下担子，發起火來。）來回拉咧，來回拉咧，你把我担子拉爛了，你賠得起呀？

旱 魃：爛屁担子有啥哩？

士 地：有三石六斗金剛鑽哩！

旱 魃：你还口說人呀？你那麼大兩個箱子裝得下三石六斗金剛鑽呀？

士 地：我裝下的我還不知道！

旱 魃：你看去。（她指着担子讓他看。）

士 地：哎，說得溜嘴了！這麼大兩個箱子裝得下三石六斗金剛鑽呀？……嫂子，我沒有三石六斗，就沒有幾十顆呀？

旱 魃：誰管你有幾十顆，能釘缸者就行。

士 地：對對對，咱就釘缸。嫂子，帶徑着。

旱 魃：（唱崗調）

招一招手兒帶路徑，

士 地：（接唱）

担起担子隨後行。

旱 魃：（接唱）

進了大門把二門進，

士 地：（接唱）

將担子放在當院中；

扁担靠在南牆上，
先搬你盆來先抬你缸？

旱 魃：（接唱）

我身小力薄搬不动，

土 地：（接唱）

箍漏匠与你帮帮忙。

旱 魃：（接唱）

先搬这个大磁盆，

（搬出來了）

土 地：还有么？

旱 魃：还有，……唔，

（接唱）

还有一个……

土 地：还有一个盆？

旱 魃：（接唱）

还有一个腌菜缸。

（又搬出來）

土 地：呵，这是个腌菜缸？……咋沒有一点菜味儿呵？…
…咦！果然破开一道縫！

旱 魃：不破誰叫你釘缸的呵！

土 地：嫂子，你把这两件「生活」編排編排。

旱 魃：你做去，編排啥哩。

土 地：哎，「匠人为將，主人为帅」么。

旱 魃：你一定要說呀？

土 地：一定要說哩。

旱 魃：要說了，你听着：

（唱崗調）

這噠兒卡一个小巴子，

這噠兒卡一个大卡子，

這兩件「生活」要好好做，

小心着失手可了不成！

（白）撞漏匠，你好好做，做得好了有賞哩。

土 地：做得不好哩？

旱 魃：做得不好，你准备着！

土 地：准备啥哩？

旱 魃：准备鬧「飢荒」。

土 地：咱倆沒「飢荒」。

旱 魃：沒「飢荒」？看我給你尋「飢荒」！等我梳裝完了
咱尋「飢荒」。（調笑的下場）

土 地：哎嘆！

（唱勾調）

那一旁走了妖婆娘，

丟下我箍漏來釘缸。

我腰里掏出一根麻繩子，

放過面盆我套住了缸。

左手拿出一个金剛鑽，

搭一个「沫子」(注二)溜溜光。

(白)哎，黄磁缸到手，妖魔走去，待我一锤子把这缸给打碎！……哎呀且慢。……打了宝缸，妖怪豈肯罢休，那时節我可怎么脱身呀？……咳，这个，……唔，我不免装个糊里糊涂睡不醒，一边哼小調，一边釘卡子，一时失手打破，她也无計奈何。……哎，唱个「呀呀哟」呵。

(唱五柱香)

一更一点一柱香，

「猫眼人」进了我的绣房，

娘問女娃：「什么响」？

「風吹竹帘响叮当」。

二更二点二柱香，

「猫眼人」上了象牙床，

娘問女娃：「什么响」？

「胆大老鼠啃皮箱」。

三更三点三柱香，

「猫眼人」压住我的胸膛，

娘問女娃：「什么响」？

「猫打呼呼不成腔」。

四更四点四柱香，

「猫眼人」吸血把我开腔，

娘問女娃：「什么响」？

「女儿我口干吃冰糖」。

五更五点五柱香，

「猫眼人」擦口出了绣房，

娘問女娃：「什么响」？

「我看东方亮不亮」。

（轉唱崗調）

箍漏正要把缸打，

旱 魃：（接唱）

绣房里轉來了王大娘。

（轉唱三六調）

王大娘巧梳裝，

扭扭捏捏出了绣房，

行步來在当院里，

觀見箍漏釘卡卡。

土 地：（接唱）

箍漏抬头用目望，

面前站下个俏娘娘。

头上青絲如墨染，

一对金环遮耳边。

身穿石榴大紅襖，
八幅子羅裙露脚尖。
箍漏裝着心發暈，
渾身無虱挖痒痒。
渾身上下都挖遍，
腳底板上也痒痒。
到了時候該下手，
裝一個糊塗打了缸！

（白）哎呀！你这缸是个坏的呀？

旱 魃：唔，打爛了！

七 地：沒有爛！沒有爛！你看么，你看么，這都爛成個啥了！哎！哎！這回可賠了老本兒了！（一邊說着，一邊裝作氣得用錘子指點那些碎片，順勢又打得更爛了。最後把錘子往那些碎片上一丟，站起來裝着生氣，又在碎片上踩了幾腳。）

魃：（六句山茶花）

王大娘氣昂昂，
開言叫罵箍漏匠。
放下生活你不做，
三番五次看老娘。
老娘生來不怕人看，
你打了我缸兒怎樣下場？